大庆往事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留守时代■跟着牛■星火村■在油田长大■爸爸是个老会战■样板村■搭交通车■老展览馆院里的沙果树林■李老师■我的同学徐丽雅■上海娃子■我的“星火”■西油库情结■喇嘛甸风景■“二号院”——石油人的布达拉宫■家有“铁人”

刘 莉◉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庆往事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建议上架：企业文化

ISBN 978-7-5008-4095-4

9 787500 840954 >

ISBN 978-7-5008-4095-4/I·1148

定价：200.00元（共十分册）

大慶往事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刘　莉◎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庆往事/大庆石油作协文联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6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ISBN 978-7-5008-4095-4

Ⅰ.大… Ⅱ.大…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3798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010）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62033018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8.625

印　　数：2000 册

定　　价：200.00 元（共 10 分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乘着梦的翅膀

（自序）

文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穴位，一个让我回归真实和本性的穴位，是我精心珍藏的压箱底儿的如同“嫁妆”一样的东西。多年来，就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不管有没有新郎，我的心里都是踏实的，生活中我也就多了一份憧憬，日子就多了一个企盼，所以，文学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这个梦我追求了几十年不曾放弃，但到目前为止也仍然是一团迷雾，它在我的生活中飘忽不定，我只是摸到了她的一缕头发，只让我感觉到她的神秘和美丽，就像抓到了一片云，想看清她的模样，一松手她却飘得无影无踪。

我总觉得喜欢写作的人，他们的心理结构可能是与常人不大一样，不然为什么是你而不是他喜欢上了写作？对于我是怎么开始写作的，我的解释也只能是这样。我没下过乡，没扛过枪，生在油田，长在大庆，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工作的时候工作，生活经历简单。但是我也觉得，对于创作来说，一个人生活经历的丰富固然重要，心路历程的坎坷也不容忽视。

我产生想写点什么的念头是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傍晚冒出来的，大约是在25年前，我当时正在供电公司星火变电所当变电工，每次接四点班后（下午四点上班半夜十二点下班），看到上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班的人都往车站赶，急着回家，所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上夜班的。食堂里静悄悄的，我坐在控制室里听着电流从控制盘上通过时发出的“吱吱”声，有点像人的耳鸣声，窗外的落日无声无息地向我们告别。这时，孤独感好像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无中生有的。很多年以后，我忽然觉得许多事情其实都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都是无中生有的。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坐在灯火通明的值班室里，我会通宵达旦地想事儿。我会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想得复杂了，我会捕风捉影般地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事情连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或不完整的故事，我会把本来就不存在的事情想得有鼻子有眼，跟真事儿似的。想着想着我就会自己笑出声来。我在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世界里徜徉感到无比的惬意。好像也是在一个黄昏，我第一次把那些想法倾吐到纸上，从此，这些文字就像变电所开关场里的杂草一样，一丛一丛地疯长。

我时常分不清是梦还是醒，有时在梦里看到过的情景也会真的在现实中出现，现实中经历过的事情也会在梦里看到。像我这样一个爱做白日梦的人，在变电所那样要害的岗位上工作，每天穿行在十几万伏高压设备之间，是多么的不合适。可能是从我人身安全的角度考虑，公司领导就送我上了大学（成人大学）。

我梦想当作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迷恋语言，迷恋把本来一些无意义的汉字组合起来后生成的宁静以及由它产生的带有诱导性的神秘气息。这是一种形式。在我看来，形式不仅仅是内容的载体，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有时即是内容。

那是一种飞翔的感觉。

我仿佛乘着梦的翅膀，不知道它们将把我带到哪里，一切都是未知的，包括路上会遇到什么人，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我会寻着那迷人的气息去探险。我只需把手指放在键盘上，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从我的指尖钻出，拥挤在键盘上，快活地跳跃着、吵闹着。我飞快地敲击着，一个都不少地把它们统统收录电脑之中。

写作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它使我有机会为自己

创造一个世界，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我想把自己的理想放到这个想象的或者虚拟的世界中去实现。这个世界就像旧时家里的阁楼，我可以随时出入，是我自由的王国。

我梦想当作家的第二个原因是我有话要说。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出生在油田，这就界定了我成长的环境。那种黑色的、泛着墨绿色光亮、冬天呈固体膏状，夏天呈液体糊状的东西，深深地植入了我童年的记忆。

听母亲说，我出生的前一个小时，她还在卸原油，把大块大块的原油从马车上卸到我家门前的油池子里，用来烧火、做饭、取暖。姥姥切下一大块原油，添到炕洞子里，只扔一根火柴就着了。妈妈在炕上生我，姥姥在地上烧原油。风抽得火"呼嘞呼嘞"的。炕烧热了，屋里也满是烟了。就在这时，我"哇"地一声出世了。我吸进的第一口空气就是带着油味儿的（怪不得我长大以后特别愿意闻石油味）。

我的童年是在到处都是原油的环境里度过的，哪个孩子不经常因为身上蹭了原油而挨打，小孩打架也经常动用原油，比如往别人课桌上抹原油，还有两个学生打架，一方把另一方扔进了油坑。所以，石油在我的童年里经常扮演着令人厌恶的角色。那时我还看不到石油与我人生的关系。等我长大，成为一名油田的职工时，我才明白我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了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盛产着石油，我们的衣食住行一切都来自于石油。当有一天有人说石油不是无穷无尽的，它会有枯竭的一天时，我们的内心就慌乱、就失落、就空虚。这时，石油就不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了，我对石油的理解和认识第一次上升到了理性，同时，还伴随着对石油深深的眷恋之情。

因此，在我的文学梦里，石油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故事、一种景象、一种情绪、一个情结。尽管我总觉得它们不够抒情、不够好看，太阳刚、太生硬，不适合女性写作者驾驭，但我却无论如何也

躲不过它们，它们隐藏在各个角落，无论云游哪方，它们都会突然冒出来，有时助我一臂之力，让我左右逢源，有时也会束缚了我的翅膀，充当令人扫兴的角色。它们构成了我想象的基础和原型。我总想表达石油对于石油人或者是石油人对于石油的意义，它意味着热情、奉献、忍耐、企盼、财富甚至还有背叛……

我们的油田已经不再是我童年时期的小油村了，她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了，大街小巷再也看不到到处流淌的石油了，我的孩子还是在石油博物院里知道了石油的模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伴着石油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石油不再是一种物质，它的精神已经根植、遗传给了我们的生命。

我的生命因了石油而有意义、因了文学的梦想而富有色彩。



目录

自序:《乘着梦的翅膀》/ 1

◉ 多年以前 / 1

留守时代 / 3　　跟着牛 / 9
星火村 / 10　　在油田长大 / 14
爸爸是个老会战 / 16　　样板村 / 20
挤交通车 / 24　　老展览馆院里的沙果树林 / 28
李老师 / 30　　我的同学徐丽雅 / 34
上海娃子 / 42　　我的“星火” / 46
西油库情结 / 50　　喇嘛甸风景 / 54
“二号院”——石油人的布达拉宫 / 59
家有“铁人” / 61　　龙岗,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 63

◉ 挚情一刻 / 65

我陪父亲回家乡 / 67　　记忆丢失 / 80
想起我姥 / 88　　说说我爸 / 90
致儿子十八岁 / 93　　胖墩大雄 / 96
母亲节的三朵康乃馨 / 98
我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伴儿 / 100
与丈夫过情人节 / 102　　蟑螂的克星 / 104

目录

我和我的妹妹刘晶 / 107
杨秀霞、张玉秀和我 / 113
天堂里你还写诗吗 / 119
许俊德印象 / 124
新世纪的曙光照耀“百乐门” / 127
新疆的葡萄熟了吗？/ 128

◉ 心灵之舞 / 131

铁人，最有激情的人 / 133
一群石油圣徒的雕像 / 135
大庆牌女人 / 139
天安门前看升旗 / 142
写作给了我什么 / 145
宣　誓 / 148
爱情至死 / 150
关于写作的状态 / 155
爱情的性别指向 / 157
女人过了三十五 / 159
看　鬼 / 160
服装是一种语言 / 162
蔬菜爱情 / 165
游杜蒙湿地 / 166
亲历“战火” / 168

◉ 人间烟火 / 169

喜欢做饭 / 171
过日子 / 172
分　娩 / 175
啃骨头 / 180
遭遇扒手 / 181
在虚拟世界里徜徉 / 183
帮丈夫戒烟 / 184
坐火车出去旅行吧 / 186



目录

我的瘦身秘笈 / 187
美容推销员丽丽是如何取得我的信任的 / 190
常回家看看吧 / 193　　布拉格维申斯克之夜 / 194
寻　找 / 198

◉ 音而乐之 / 207

看哈农库特指挥 / 209
家有琴童 / 213
黄金周里的音乐生活 / 219
陪考日记 / 225
不见面的老师 / 231
想　飞 / 236
琴之默契 / 243
倾听王永桦 / 211
远古之声 / 217
记一次学琴 / 221
钢琴之梦 / 228
隔墙有耳 / 233
钢琴教师 / 237

◉ 附:朋友眼中的刘莉 / 245

叶子,碧绿在文学之树(李学恒) / 245
臆想世界与童年情结——刘莉作品解读(许俊德) / 251
刘莉的甘蔗(唐元峰) / 259

◉ 后　记 / 26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多年以前



留守时代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75 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包尔吉村小学十三间教室和两个教研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师生都跑到大队礼堂门前的广场上，女教师们寻找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喊着他们的爸爸。包尔吉村的男人们这一天“下辽”，就是到辽河边的一个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这一时刻，他们的女人和孩子的脸上洋溢着悲壮和激动的表情。

我爸也是“下辽”大军中的一员。那天我看见他用扁平的行李绳把被褥捆得像块豆腐，豆腐上还坐着一个大旅行包，那军绿色的带子在胸前打了个大“×”，爸就被五花大绑起来了。我总觉得爸爸不是去参加石油会战，而是被押送到什么地方去，脑子里就蹦出了“流放”这个词。于是在爸爸最后依次抚摸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头时，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人群里的情绪像酝酿了很长时间的云层，终于在雷声滚过之后降下了倾盆大雨。女人们含混不清地诉说着什么，男人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拥抱或者亲吻女人的欲望转嫁给了他们的孩子。爸爸的硬胡楂依次在我们的脸上蹭一下，当蹭到我只有一岁的弟弟的时候，妈妈抱起了他，爸爸就在妈妈的怀里完成了这最后一蹭。

爸爸们开始往身后排列整齐的大卡车上爬了。他们蹬着齐胸高的车轱辘，三下五除二就爬上了车，车上和车下连到了一

起，像排成一线的蚂蚁连绵不断地往上涌着。这时我听到我的同桌徐大庆他妈一声惨叫，寻声望去，只见她抱着徐大庆他爸的腰，确切地说是扯着他的行李，哭着喊着似乎要阻止徐大庆他爸上车。全村老少的视线都被她吸引过去了，看着这个被誉为本村一枝花的女人此时的失态。徐大庆他爸好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使劲地推她，可她像个“贴树皮”一样怎么也抖不掉，徐大庆他爸就瞪起了眼睛，趁女人注意力分散的一刹那抽身蹿上了车。

十辆大卡车把包尔吉村小学200多名学生的爸全拉走了。女人和孩子们像一盘散沙似的不欢而散，离开广场。这时，我看见几个妇女围着徐大庆他妈，其中一个用指甲掐她的人中。徐大庆不停地推着他妈的肩膀喊，妈，妈，你醒醒！你醒醒……

爸爸不在的日子，妈妈总是心浮气躁。她那时是个小学教师，每天晚上要批改许多作业，再加上四个孩子拖累她，所以她整天像是谁惹着她了似的。作为家里的长女，我自然成了妈妈的“出气筒”。在妈的教训下，我几乎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买粮、洗衣、铲原油、做饭、哄孩子……13岁的我，是从一个未成年人的角度体会到了“孤儿寡母”这个词的含义。

爸爸走的时候把他挑水的扁担移交给了我。摆在我们家炉灶旁边的那口大缸好像是我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齐到我脖子那儿，我得用那两只小“为哒罗”挑13趟才能把它灌满。在妈妈无端的指责声中，有时候我真的很绝望，甚至想到哪一天跳进大缸溺死算了。

我跟徐大庆的事大概就是因为他总帮我挑水开始的。那时学校风传我和徐大庆好上了，当时我死不承认，现在想一想，那时我对徐大庆确实有一种依赖感，那算不算是我的初恋呢？如果不算，徐大庆知道了一定很伤心。

徐大庆他家距我家只隔一栋房，爸爸走的那年，我们是包

尔吉村小学五年三班的同学，且是同桌。因为他是全校出名的淘气包，学习倒数前几名，才有幸和我这样的好学生共用一张桌子。徐大庆的确很坏，他曾经把一只死老鼠放到我的书包里，让我在课堂上当众出丑。那时我不认为这是恶作剧，所以我记恨了他，有几天对他的仇恨达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一想到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学习，就恨不得把桌子砍成两半，桌子上面的分界线就是那时刻上去的。

也许徐大庆是想和我缓和关系，还是出于什么目的，反正我一去水房挑水，他也去。一开始时，我们谁也不理谁。到后来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同意他帮我挑水，这个过程大概也很简单，简单得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了。再到后来，我们家的那口缸好像与我没关系了，完全由徐大庆承包了下来。也就是在这时，有关我和徐大庆的谣言在同学们之间流传开来了。

徐大庆帮我挑水的目的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他看着我的脸用试探的口气说："哎，跟你说件事行不？"我说："你说呗。"他说："今晚上大队放电影……"我抢过话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你知道，我是说今晚你别去看了呗。"我说："那去干啥？""到学校操场后面的树林里跟你说点儿事。"我警觉地看着他："那现在不能说啊，非得到树林去说。"我的话切中了要害，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哎呀，我都帮你挑水了……"我斩钉截铁地说："那我以后不用你帮我了。"那天晚上我和同学带着板凳依然去看了电影，徐大庆去没去树林我就不知道了，可徐大庆却仍然是帮我挑水，不过以后他再也没提那件事。

徐大庆只有一个哥哥，也许是他家没有女孩，徐大庆他妈特别喜欢我。他妈姓华，人们都叫她华子，我叫她华姨。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觉得只有长得像华姨那样才能算得上是漂亮的女人。听大人们说，华姨是西北人，家在玉门油田附近。徐大庆他爸是辽宁人，是从部队转业到玉门油田的，当时虽然快

30岁了，却还是光棍一条。他看上了当地农民的女儿华子，华子就嫁给了这个大她一旬的男人。徐大庆他哥就是在玉门生的，所以取名叫徐玉门，徐大庆当然就是在大庆生的了，所以才叫徐大庆。

徐玉门不到两岁的时候，他爸所在的大队整体搬家从大西北迁到了大东北，就是现在的大庆油田。当时作业环境及其恶劣，茫茫荒原上看不见一个女人，这种地方男人都无处安身，何况妇女和儿童。华子苦苦等了三年，1962年一开春终于和丈夫团聚了。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徐大庆。

华子在老家时学了几天妇产科，来油田以后，家属管理站就让她到卫生所专管接生。华子长得美，尽管已人到中年，但风韵犹存，在包尔吉村的妇女群里格外出众。

听徐大庆说，他爸走了以后，他妈常常在夜里哭。徐大庆有时还问我："你妈想不想你爸？"我说不想，他说："我妈可真想我爸。"他说他妈挺倒霉的，在西北的时候，他爸到了东北，他妈等了三年，到了东北以后，他爸又"下辽"了，还不知要等上几年。徐大庆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像个大人。

从那时起，华姨在我眼里不光是个漂亮女人，我还多少有些同情她。即使后来村子里有一天男女老少突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她和大队留守处老张"搞破鞋"的事，我对她的印象也没有改变。

那是一天中年，我妈让我去买酱油，远远的我看到商店的院子里有好多人围着一根装有变压器的电线杆。我以为是有人触电，赶快跑去看热闹。挤到人群里，我看到装变压器的铁架子上挂了一只鞋，那是一只咖啡色的翻毛鞋，没有鞋带，瘪瘪塌塌、龇牙咧嘴的，样子十分丑恶。从那以后不论在哪儿见到旧鞋，包括自己穿旧的鞋，我都会立即想起这只鞋。鞋下面贴着一张小字报，上面写着徐大庆他妈和老张的名字。我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可弄不明白事情和这只丑陋的破鞋有什么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